

佛經音義研究

——第三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

（北海道 2015年8月25—27日）

《東亞文獻研究》專刊

徐時儀 梁曉虹 松江崇 編



上海辭書出版社

佛經音義

——第三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

（北海道 2015 年 8 月 25—27 日）

《東亞文獻研究》專刊

徐時儀 梁曉虹 松江崇 編



上海辭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佛經音義研究——第三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(北海道2015年8月25-27日)/徐時儀,梁曉虹,松江崇編. —上海:上海辭書出版社,2015.12

ISBN 978-7-5326-4536-7

I. ①佛… II. ①徐… ②梁… ③松江… III. ①佛經—訓詁—國際學術會議—文集
IV. ①H131.6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5)第277997號

責任編輯 郎晶晶 李瀟瀟

助理編輯 馬沙

裝幀設計 楊鍾瑋

佛經音義研究

徐時儀 梁曉虹 松江崇 編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發行

上海辭書出版社
(上海市陝西北路457號 郵政編碼 200040)

電話:021—62472088

www.ewen.co www.cishu.com.cn

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毫米×1240毫米 1/16 印張 22.75 字數 450 000

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4536-7/H·629

定價:68.00元

如發生印刷、裝訂質量問題,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聯繫電話:0512—52219025

上海師範大學應用文科振興計劃學科專業建設
《東亞文獻研究》項目資助



2015年8月25日

第三屆佛經音義國際學術研討會

於 北海道大學

開幕式致辭

石塚晴通

尊敬的各位專家、各位同仁：

大家好！

本屆國際學術研討會是圍繞佛教語言學，尤其是針對佛典音義的一次國際性會議，具有極高的專業性。會上使用的是各位與會專家學者熟知的資料。

本領域使用的資料，不論是敦煌遺書還是日本古寫本，其背後都蘊含着豐富的文化背景。

在日本，保留着大量的古代資料。這是因為日本自古以來對不同時代、文化傳承中的不同的標準以及價值觀采取兼收并蓄的態度。例如，宋版出現後即東傳日本并被推崇，但宋版以前的寫本并未因此被捨棄，而是很好地保存了下來。

參加本屆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各位專家學者來自不同的國家地域，文化背景不盡相同，因此大家判斷事物的標準以及價值觀也有所不同。在此希望各位與會專家學者能够利用此次研討會加強交流、促進理解，使本領域的研究不斷發展壯大。

（作者單位：日本北海道大學）

（翻譯：賈 智 日本北海道大學）

目 錄

開幕式致辭	石塚晴通(1)
玄應和慧琳《音義》濁音清化與來母接觸的問題	竺家寧(1)
慧琳上下字異調同韻類的反切及其研究價值	張渭毅(14)
從早期音義體例再論伯 2494《楚辭音》	王弘治(25)
佛經音義與日本古字書	池田証壽(36)
關於《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》中的漢字字體	
——漢字字體規範數據庫應用事例	賈 智(43)
關於利用日本資料的《篆隸萬象名義》的本文研究	
——以《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釋文》為例	李 媛(53)
日本中世“篇立音義”研究	梁曉虹(63)
《可洪音義》校誤八則	李圭甲(83)
《可洪音義》誤謬考	金愛英(89)
朝鮮本《龍龕手鑑》“𩚑”字疏證	蕭 旭(94)
從佛經音義資料看“喂”的造字義	朱慶之(98)
《翻譯名義集》引“應法師云”文字疏証(一)	趙家棟(104)
玄應《正法念經》音義諸版本文字的比較與分析	耿 銘(112)
圖書寮本《類聚名義抄》與玄應撰《一切經音義》	李乃琦(124)
日本古寫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卷六略探	潘牧天(140)
《玄應音義》傳入日本情形考	虞思徵(152)
佛經音義引《桂苑珠叢》考	徐時儀(160)
《廣雅疏證》引《玄應音義》考	李福言(181)
《玄應音義》引《爾雅》《爾雅注》考	朱樂川(204)
日本七寺、金剛寺、興聖寺古寫本佛教類書《經律異相》的異文考察	董志翹(213)
上海圖書館藏手抄本《經律異相》殘卷的文獻學價值	張春雷(224)

試談佛經音譯字的表詞現象及其制約性

——以“閱”字爲例	松江崇(232)
現代韓國語中的佛源詞彙	梁英梅(242)
中古宗教名詞“玉女”考	蕭 紅(252)
佛典“幻”類詞研究	曾昭聰(264)
漢譯佛典成語：漢語成語的助推器	王建軍(276)
“恐怕”的詞彙化與語法化	俞莉嫻(282)

禪宗語錄中轉移話題式複句的發展	盧烈紅(28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中古漢譯佛經交互、相互義副詞的表達形式及其來源	趙長才(300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從佛經材料看中古“未是”否定判斷句的形成和發展	王玥雯(31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從于闐文咒語對音看武周時期北方方音	李建強(319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從 Codicology 的角度看漢文佛典語言學資料	石塚晴通(33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第三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	梁曉虹(343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CONTENTS	(350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編後記	(361)
-----------	-------

玄應和慧琳《音義》濁音清化與來母接觸的問題

竺家寧

提要 《慧琳音義》在各家音義基礎上，又根據《韻英》《考聲》《切韻》等作為釋音之依據。學者認為，理論上可以假定，唐代口語正好是上古漢語和近代漢語成分的均衡混合，處於周代的上古漢語和以話本為代表的中古漢語的中間狀態。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成書於 655 至 663 年間。採用《經典釋文》體例編撰而成。其時代與慧琳相差一百多年，比較二書的注音，可以看出唐代這一百多年間的語音變化。我們比較二書的注音，提出兩個問題討論：一是濁音清化的現象，另一個是玄應與慧琳音義中的複聲母殘留的痕迹。文章對這些現象做了窮盡式的觀察，希望通過兩部音義注音的比較，使讀者對唐代音韻的演化有更清楚的了解。

關鍵詞 慧琳音義；玄應音義；佛經語言；濁音清化；複聲母

一、前言

《慧琳音義》在各家音義基礎上，又根據《韻英》《考聲》《切韻》等作為釋音之依據。其用舊音之處，往往加以刪補改訂。其用云公及窺基音義，皆注明刪補，又引用《玄應音義》也多所改訂。雅洪托夫在《七至十三世紀的漢語書面語和口語》一文中根據變文和話本等材料的分析，認為“理論上可以假定，唐代口語正好是上古漢語和近代漢語成分的均衡混合，處於周代的上古漢語和以話本為代表的中古漢語的中間狀態。”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25 卷，成書於唐永徽六年（655）至龍朔三年（663）之間。採用唐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體例編撰而成。其時代與慧琳相差一百多年，比較二書的注音，可以看出唐代這一百多年間的語音變化。徐時儀先生《玄應衆經音義研究》認為，據我們對《玄應音義》各本與《慧琳音義》轉錄部分的比勘，《慧琳音義》共錄玄應所釋佛經 328 部，其中有 1 080 條反切與《玄應音義》不同。（徐時儀《玄應〈衆經音義〉研究》，164 頁。）另外，據丁鋒《慧琳〈一切經音義〉改良玄應音義反切考》（漢文佛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，2002 年）一文統計，《慧琳音義》轉錄的《玄應音義》有 168 部的 660 多條反切與《玄應音義》不同。丁鋒的統計未包括《玄應音義》各本的異切。（徐時儀《玄應〈衆經音義〉研究》，164 頁。）周法高先生的《玄應反切考》一文指出：“玄應作者并不是抄《韻集》或其他韻書的。第一，玄應書裏一字一音的，前後可以有不同的反語，假使他是根據一部韻書，又何必另造許多反切呢？而

且採取同聲類韻類的字來替代舊韻書的反語，並且要合乎舊韻書的音韻系統，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玄應注音既引《韻集》也引其他韻書，表明其并未以某一韻書作為注音的依據，而是根據當時的通語讀書音。”

我們比較二書的注音，提出兩個問題討論。一是濁音清化的現象，濁音清化在漢語裏是一項很重要的演化規則。漢語在六朝時代的中古聲母，擁有大量的濁音，包括塞音、塞擦音、擦音。宋代流行三十六字母，其中的濁聲母為：並、明、奉、微、定、泥、澄、娘、從、邪、牀、禪、群、疑、匣、喻、來、日，正好占了一半，可是從許多宋代的語音材料來看，宋代的濁音聲母已傾向清化。中古音的唐代，基本上主流語言是保留濁音系統的，但是，部分方言已經顯示濁音清化的迹象。我們可以從玄應與慧琳音義當中的注音看出這個迹象。

關於濁音演化的問題，徐時儀先生《玄應〈衆經音義〉研究》、丁鋒先生《慧琳改訂玄應反切聲類考》都做過精闢的研究，兩位先生所述與本文舉出的例子不重複，正好形成互補。

本文討論的另一個問題是玄應與慧琳音義中的複聲母殘留的痕迹。複聲母是了解上古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百年來的複聲母研究，取得了巨大的成果。從艾約瑟到高本漢到林語堂、董同龢、周法高、李方桂、鄭張尚芳，越來越清楚，同時也釐清了複聲母和詞頭的關係，把詞頭的辨異功能和語法功能說出來。玄應與慧琳音義中有來母和疑母不分的現象，另外還有來母和見母不分的現象，反映了上古時代[kl-]型的聲母。中古以後分化成見母[k-]、來母[l-]兩種念法。慧琳的反切正反映了這種變化的殘留痕迹。本文希望通過兩部音義注音的比較，使讀者對唐代音韻的演化，有更清楚的了解。

二、濁音清化的現象

濁音清化(devoicing)在漢語裏是一項很重要的演化規則。例如下面這些字在中古音裏都是濁音：

平(b-)、田(d-)、池(ɖ-)

才(dz-)、崇(dʒ-)、船(dʒ-)、奇(g-)

現代漢語都念成了清音。

印歐語言的“格林語音律”中也提到：原始印歐語 b、d、g → 早期日耳曼語 p、t、k，正是西方語言的濁音清化。語言學家發現，有濁音 b、d、g 的語言，一定也有清音 p、t、k，但是有 p、t、k 的語言未必也有 b、d、g，這正是濁音通常趨向清化的緣故。

漢語上古音有完整的濁音系統。濁音十分豐富，有送氣/不送氣的對立：

b' d' g'

(b) d g

g- 例如匣母字、云母字：降有二讀、咸/感、亥/該、后/垢、或/國

g'- 例如群母字(>g)：巨(其呂)求(巨鳩)強(巨良)奇(渠羈)狂(渠王)

d- 例如邪母字(>z): 墮/隨、待/寺、循/盾

d'- 例如定母、澄母字(>d, ㄊ): 徒(度都)杜(徒古)特(徒德)堂(徒郎)

漢語在六朝時代的中古聲母,擁有大量的濁音,包括塞音、塞擦音、擦音。所謂濁音聲母,是指發音時聲帶需顫動的聲母。這類聲母在語音演化的過程中,逐漸轉化成清音,也就是聲音的發音不再顫動聲帶。宋代流行三十六字母,其中的濁聲母為:並、明、奉、微、定、泥、澄、娘、從、邪、牀、禪、群、疑、匣、喻、來、日,正好占了一半,可是從許多宋代的語音材料來看,宋代的濁音聲母已傾向清化。三十六字母的守古性很大,並不完全代表宋代聲母。

中古音的唐代,基本上主流語言是保留濁音系統的,但是,部分方言已經顯示濁音清化的迹象。我們可以從玄應與慧琳音義當中的注音看出這個迹象。

三、玄應與慧琳音義中的濁音演化

1. 牙喉音的清化

以下比較玄應與慧琳對同一詞條的注音,拿來和廣韻做比較,觀察他們的差異點,分析其中的音變訊息。每一個詞條的編號是[慧琳音義的卷數/大正藏的頁數/欄位]。玄應的注音來自慧琳書中的引用。

門闕 34.537b、

門闕,古文[外門內血]同,呼域反。《爾雅》:柝謂之闕。郭璞曰:即門限也。柝音千結反。玄應撰

門闕,坤穩反。鄭注《禮記》云:闕,門限也。《說文》闕闕字而有闕及欄字。物雖是一而多名,門闕、門闕、門欄、門砌皆門限也,俗呼門砌,因以石作,遂音砌為切。闕,韋逼反。

14.390c 慧琳撰

闕		反 切	廣 韻	備 注
	玄 應	呼域反	職韻,况逼切	呼是曉母 韋,雨非,喻三
	慧 琳	韋逼反		

案:呼字是曉母,屬於舌根清擦音,韋字是喻三,依據喻三古歸匣的規律,讀為舌根濁擦音。因此,這一條顯示了清濁的差異,慧琳把“闕”字讀為濁音,而玄應讀為清音。

蛟行 34.537c、

蛟行,渠支巨宜二反。謂蟲行貌也。《周書》:蛟行,喘息是也。玄應撰

蛟行,渠支反。又音奇。謂虫行貌也。《周書》:蛟行,喘息是也。28.497b 玄應撰

蛟行,音企。15.401b 慧琳撰

蛟行,上妓羈反。顧野王:謂麋鹿之類,跂踵行者也。《說文》:亦蟲也。從虫,支聲,

或從足作跂。𨾏音君。44.602c 慧琳撰

蚊行，上音奇，又音祇。《說文》：蟲行也。從虫，支聲也。64.732a 慧琳撰

蚊行，渠支反。又音奇。謂虫行貌也。《周書》：蚊行，喘息是也。65.736b 玄應撰

蚊行，渠支反，又音奇，謂虫行貌也。《周書》：蚊行，喘息是也。9.361a 玄應撰

		反 切	廣 韻	備 注
蚊	玄 應	渠支反、巨宜反	支韻，去智切； 支韻，巨支切	蚊居宜，見母
	慧 琳	蚊羈反		

案：“蚊”字玄應讀爲群母濁音，慧琳用“蚊”作反切上字，讀爲見母清音。

珠璣 9.357a、

珠璣，居衣反。《說文》：珠之不圓者也。《字書》一曰：小珠也。玄應撰

珠璣，居衣反。《說文》：珠之不圓者也。28.493b 玄應撰

珠璣，居沂反。孔注《尚書》：璣，珠類也。《字書》：小珠也。《說文》：不圓珠也。從玉，幾聲也。16.406a 玄應撰

珠璣，居沂、渠氣二反。《說文》：珠之不圓者也。《字林》：小珠也。46.614b 慧琳撰

珠璣，居衣反。《說文》：珠不圓者也。《字書》云：一曰小珠也。65.736c 玄應撰

		反 切	廣 韻	備 注
璣	玄 應	居沂反、居衣反	微韻居依切	居爲見母，渠爲群母。
	慧 琳	居沂反、渠氣反		

案：“璣”字玄應讀見母清音，慧琳有兩讀，其中一讀是群母濁音。

偃蹇 9.359c、

偃蹇，居免、紀偃、巨偃三反。《左傳》：偃蹇，驕傲也。《廣雅》：偃蹇，夭矯也。謂自高大貌也。《釋名》：偃息而卧，不執事也。蹇，跛蹇也，病不能作事，今託似此也。矯，音几小反。玄應撰

偃蹇，下居偃反。杜注《左傳》云：偃蹇，驕傲也。《說文》：偃，僵也。從人焊聲。蹇，從足，從審，省聲，偃音同上也。24.458c 慧琳撰

偃蹇，巨偃、居免二反。《廣雅》：偃蹇，夭矯也。謂自高大也。《釋名》：偃息而卧，不執事也。蹇，跛蹇也，病不能作事，今託似此也。46.615b 慧琳撰

偃蹇，上於蹇反，下建獻反。案：偃者，憊慢也、倨傲也。8.356b 慧琳撰

		反 切	廣 韻	備 注
蹇	玄 應	居免反、紀偃反、巨偃反	元韻居偃切 仙韻九輦切	紀、居爲見母， 巨爲群母。
	慧 琳	居偃反、巨偃反、居免反		

案：“蹇”字玄應、慧琳都有見母清音，和群母濁音的兩個念法。

懷憾 10.363a、

懷憾，胡紺反。《論語》：共弊之而無憾。孔安國曰：憾，恨也。玄應撰

懷憾，上戶乖反。《毛詩傳》曰：懷思也。孔氏曰：懷安也。《說文》：念思也。從心，裏聲也。裏，戶乖反。經有作裏，協藏也，非此義。下向噉反。孔氏注《論語》云：憾，恨也。從心，感聲也。8.350b 慧琳撰

		反 切	廣 韻	備 注
憾	玄 應	胡紺反	覃韻胡紺切	胡爲匣母，向有二切語 式亮切與許亮 切，爲書母或曉母。
	慧 琳	向噉反		

案：“憾”字玄應讀爲匣母濁音，慧琳用“向”字作反切上字，代表的是曉母清音。兩人清濁有異。

《唐五代佛典音義研究》（見黃仁瑄：《唐五代佛典音義研究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3月，323頁。）論及“濁音聲母清化問題”，認爲：“五家（音義）音系都有濁音清化，但有程度和規模的不同。橫向看，牙音、舌音和唇音清化的速度較快，匣母的清化最爲徹底；縱向看，可洪音系和希麟音系清化的程度要深一些。”

稽留 9.360c、

稽留，古奚反。《說文》：稽留，止也。爾丌（爾雅）：留，久也。玄應撰

稽留，上經覓反。《考聲》云：稽，滯也。《說文》：留止也。3.323b 慧琳撰

稽留，上涇溪反。《考聲》：稽，滯也。古文作𠂔，又作𠂕，本作禾。《說文》：稽，留止也。8.354b 慧琳撰

		反 切	廣 韻	備 注
稽	玄 應	古奚反	齊韻古奚切 齊韻康禮切	涇有巨郢、古靈兩切， 分別爲群母與見母。
	慧 琳	涇溪反		

案：“稽”字《廣韻》有見母、溪母兩個讀法，都是清音，所以慧琳用的反切上字“涇”，雖然有群母與見母兩個念法，在這個反切中，應該代表的是見母的念法，這樣，兩人的注音就一致了。

2. 舌齒音的清化

沮壞 9.359c、

沮壞，才與反。《三蒼》：沮，漸也、敗壞也。詩云：何日斯沮。傳曰：沮，壞也。經史文作俎（側呂反）非也。玄應撰

沮壞，才與反。《蒼頡篇》：沮，漸敗壞也。《論》文多作俎。音側所反。貯醢器也，又置肉机也。俎，非此義也。50.639a 玄應撰

沮壞，疾預反。《毛詩傳》曰：沮，作壞也。《說文》：從水，且聲。24.461c 慧琳撰

沮壞，上情與反。《毛詩傳》云：沮，亦壞也。《說文》：從水自聲。經作俎，俎豆禮器，非經義。30.507a 慧琳撰

沮壞，齊與反。《毛詩傳》云：沮，亦壞也。又音精豫反。《毛詩》云：汾沮洳。傳曰：其漸，洳也。鄭注《禮記》：涕也。《爾雅》：濕也。從水且聲也。經作俎。《說文》：從半肉。非此義。下懷怪反。《字統》云：自破曰壞。《說文》：自敗也。從土裏聲也。裏音胡乖反。35.541b 慧琳撰

沮壞，上情與反。《左傳》云：沮，亦壞也。《說文》：從水且聲。經文從半肉作俎，非也。下懷恠反。《考聲》云：崩，摧也，敗也。37.550c 慧琳撰

沮壞，疾預反，又音即預反。沮，溼也。下懷怪反。《說文》：壞，敗也。從土，裏聲也。14.392a 慧琳撰

沮壞，情預反，又音疾與反。《字書》：濕也，漬也。15.396b 慧琳撰

沮壞，情預反，懷怪反，具見前釋。15.399c 慧琳撰

沮壞，上慈與反。《毛詩傳》云：沮猶壞也。《廣雅》：濕也。《說文》從水，且聲也。且，音子余反。下懷怪反，前三百三十卷已釋壞字也。4.328b 慧琳撰

沮壞，上牆呂反。《廣雅》：沮，塗也。《毛詩傳》云：沮亦壞也。又云：沮，止也，從水。7.346a 慧琳撰

		反 切	廣 韻	備 注
沮	玄 應	才與反	魚韻將預切 魚韻子魚切 魚韻七余切 魚韻慈呂切 魚韻側魚切	即子力爲精母，其他爲從母。
	慧 琳	疾預反、即預反、情與反、齊與反、情預反、疾與反、慈與反、牆呂反		

案：“沮”字玄應只有一個從母濁音的念法，慧琳的幾個反切反映了從母濁音和精母清音（即預反）兩種念法。《廣韻》的念法比較複雜，既有清音的精、清兩個念法，也有濁音的從母念法，另外還有齒音的莊母念法，這個莊母念法從古音來看，跟精母是古音同源的分化，清儒稱之爲“精莊互用”。玄應認爲“經史文作俎（側呂反）非也”，若從音的角度看，這個莊母的念法，未

必是“非也”。

3. 唇音的清化

蕃息 17.415c、

蕃息，父袁反。蕃，謂滋多也。息，塞滿也。今中國謂蕃息爲媯息（音匹万反），同時一媯亦作此字也。玄應撰

蕃息，輔袁反。蕃，滋也，謂滋多也。經文作繁，繁，盛也，亦多也。43.597a 玄應撰

蕃息，輔表反。《尚書》：庶草蕃蕪。孔安國曰：蕃，滋也，謂滋多也。《周禮》：以蕃鳥獸。鄭玄云：蕃，息也。《釋名》曰：息塞也，言物滋息塞滿也。今中國謂蕃息爲媯息，媯音亡万反。周成《難字》曰：媯，息也，同時爲一媯，亦作此字。46.610c 慧琳撰

		反 切	廣 韻	備 注
蕃	玄 應	父袁反、輔袁反	元韻甫煩切 元韻附袁切	父有兩個反切，扶雨切與方矩切 輔扶雨爲奉母。
	慧 琳	輔表反		

案：“蕃”字玄應和慧琳都用“輔”字作反切上字，讀爲濁音，玄應又用“父”字作反切上字，“父”字有清濁兩個念法，但是玄應并不是用“又讀”的方式呈現，而是分見在兩個詞條當中，所以“父輔”二字是可以互換的同一個發音。玄應并未在意“父”字有清濁兩個念法的問題。

薄蝕 47.620a、

薄蝕，補莫反。下神職反。《漢書》：日月薄蝕。韋昭曰氣往迫之曰薄，虧毀曰蝕。《釋名》：日月虧曰蝕，稍侵毀如虫食草木葉也。48.626b 玄應撰

薄蝕，上傍莫反，下音食。案：日月薄蝕者，虧缺也。凡日蝕是陰陽相交日掩月蝕暗虛，蝕神羅睺之所暎也。29.501b 慧琳撰

		反 切	廣 韻	備 注
薄	玄 應	補莫反	鐸韻傍各切	補是幫母， 傍是並母。
	慧 琳	傍莫反		

案：“薄”字玄應注音爲幫母清音，慧琳讀爲並母濁音，《廣韻》這個字讀爲濁音。這樣的注音也見於卷四十八，如下：

薄蝕 48.626b、

薄蝕，補莫反。下神職反。《漢書》：日月薄蝕。韋昭曰氣往迫之曰薄，虧毀曰蝕。《釋名》：日月虧曰蝕，稍侵毀如虫食草木葉也。玄應撰

薄蝕，補莫反。下神職反。《小爾雅》：薄，近也。47.620a 玄應撰

薄蝕，上傍莫反，下音食。案：日月薄蝕者，虧缺也。凡日蝕是陰陽相交日掩月蝕暗

虛，蝕神羅喉之所暎也。日蝕，人君之災，國有興廢之象宜修德，月蝕者，儲君妃后大臣之災，或水旱饑饉之先相。古文從𧈧作蝕。《說文》：從虫食聲，或名交蝕。29.501b 慧琳撰徐時儀：《玄應〈衆經音義〉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，145頁）“清濁聲母異切”也提到這個字的問題。

詞	廣韻	聲韻	麗藏	金藏	磧砂	云公	慧琳	出 處
薄	傍各	並鐸	捕莫		補莫		蒲莫	卷十八釋雜阿毗曇心論第五卷飄薄

憤恚 10.363a、

憤恚，扶忿反。《說文》：憤，懣也。懣，煩也，憤怒氣盈盛也，情感動也。玄應撰憤恚，扶問反。鄭注《禮記》云：怒氣充實也。《說文》：懣也、盈也。從心，貴聲也。懣音悶，貴音奔。13.385c 慧琳撰

憤恚，上紛吻反。《考聲》：憤，盈也、心氣發也。鄭玄云：怒氣充實也。《蒼頡篇》云：憤，懣也。《說文》：恨也，形聲字也。懣，音没本反。4.330b 慧琳撰

		反 切	廣 韻	備 注
憤	玄 應	扶忿反	文韻房吻切	紛有“府文切”與“撫文切”，分別爲非母與敷母
	慧 琳	扶問反、紛吻反		

案：“憤”字，玄應與慧琳都以“扶”字作反切上字，讀爲濁音。但是慧琳又以“紛”字爲反切上字，另有清音一讀。《廣韻》這個字讀爲濁音。

關於濁音演化的問題，徐時儀：《玄應〈衆經音義〉研究》還發現了下面幾個字。

詞	廣韻	聲韻	麗藏	金藏	磧砂	云公	慧琳	出 處
瘡	秦昔	從昔	才亦	才亦	資亦		才亦	卷十釋大莊嚴經論第十一卷羸瘡
憚	徒案	定寒	都割	都割	徒但		都割	卷三釋明度無極經第一卷不憚

丁鋒《慧琳改訂玄應反切聲類考》慧琳改訂玄應反切上字分析，列出“清濁聲母相混”共找出20例，與本文舉出的例子不重複，正好形成互補。

四、玄應與慧琳音義中的複聲母痕迹

1. 複聲母是了解上古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

回顧上古音研究的歷史，有幾個重要的里程碑。第一是清儒的古韻分部，從顧炎武到江有誥、

王念孫，使上古韻母的類別有了客觀的歸納。第二是聲母的研究，由錢大昕開始，提出了著名的“古無輕唇音”條例，比西方的“格林語音律($p > f$)”早了一百年，顯示了清儒對中國語言學的研究絕不落後於西方。第三是上古聲調的研究，發現了聲調的來源起於不同的輔音韻尾。包括了去聲的-s尾，和上聲的喉塞音韻尾。第四就是百年來的複聲母研究，取得了巨大的成果。從艾約瑟到高本漢到林語堂、董同龢、周法高、李方桂、鄭張尚芳，就同清儒的古韻分部一樣，一棒接一棒，越來越清楚，同時也釐清了複聲母和詞頭的關係，說明了詞頭的辨異功能和語法功能。

2. 複聲母研究的三個階段

縱觀複聲母研究的百年歷史，大約可以分為三個階段。第一個階段在 19 世紀末葉，西方漢學家艾約瑟首先提出了上古漢語存有複聲母的可能性。第二個階段在 20 世紀上半葉，屬於“懷疑與論辯”的階段，有些學者進一步探索了各類型的複聲母形式，有些學者提出了質疑，認為漢語不可能具有像英文那樣的複聲母。任何學術發展的歷程都會經過這樣的過渡階段，發生正反兩面的討論，像西方的哥白尼提出地球繞日的發現，達爾文提出生物的進化論，當時都有很多不同的反對聲音。複聲母的研究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。第三個階段在 20 世紀下半葉，是“確立與系統”的階段。這個階段經歷了學者們半個世紀的討論與驗證，逐漸塵埃落定，質疑的論點逐漸地都得到了合理的解決，研究的方式也從原先的一種一種的複聲母類型討論，發展成系統的研究，也就是從原先的論文證明有這類複聲母，有那類複聲母，發展為探討上古漢語的所有複聲母是如何構成一個體系的。關於這種系統性的研究，海峽兩岸不約而同地在 1981 年分別提出了兩篇論文，一是嚴學窘《原始漢語複聲母類型的痕迹》，發表在第十四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，後來又在《中南民族學院學報》1981 年第 2 期發表；一是竺家寧 1981 年 7 月的博士論文《古漢語複聲母研究》。這兩篇文獻首次把上古音複聲母做了全盤系統化的描述。嚴學窘先生在《古漢語複聲母論文集》（1998 年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）的序文中說：“我跟竺先生素未謀面，不通音訊，研究的興趣却是相投的，研究的結論，也有許多地方是相通的。”兩岸研究進程的一致性不是偶然的，而是學術發展到一定階段，瓜熟蒂落的表現。

